

徐邦达和他的书画千秋

不知道是真事还是段子，据说国学大师王国维有一次请溥仪到家中做客，聊得高兴，王国维便拿出几件自己淘来的古董炫耀，哪知溥仪看完以后用手指了指说：这几件不对啊……王国维听完有点懵，心想怎么可能？老夫涉猎古董这么多年，虽说不是大家，但真伪还分得清楚吧。溥仪走后，王国维越想越别扭，拿着古董去找懂行的朋友一辨真伪，结果溥仪说假的那几件的确是假的，而溥仪说真的都是真的。王国维心里顿生敬意，对自己这位皇帝学生由衷佩服，隔日便问溥仪：你怎么知道那几件是假的？溥仪笑了笑答：我也不懂你们那套鉴定方法，我就是感觉你淘的那几件和我家不一样。溥仪回答得霸气，细想完全在理，从小拿古董当玩具，谁能比他更熟悉呢。然而就是这些朝夕相伴的稀世瑰宝日后却被他挥霍殆尽，成了卖国求荣的罪人。若干年以后，年迈的徐老回答客人请教鉴定方法时说，书画鉴定一点也不难，多看真的就知道是假的了。他的回答如同拉家常，好像每个人只要努力都可以成为鉴赏家。

徐邦达，1911年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海宁，因家中拥有大量艺术收藏，故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。徐邦达从14岁起开始习画，从苏州老画师李涛（醉石）学习，从赵时桐（叔孺）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。稍后，又入当时海上著名书法画家、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，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，年不及三十，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。

1949年，徐邦达被聘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，隔年调入国家文物局，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。上世纪50年代，徐邦达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，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。



徐老徐邦达，赫赫有名的大鉴赏家、收藏家、书画家。原名徐荃，浙江海宁人，1911年生于上海，父亲徐尧臣，连纳洋行买办，经营丝绸生意。和现在的土豪不同，他性情儒雅，喜好舞文弄墨，闲暇时热衷于收藏，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，就一个字：买。反正钱多。徐尧臣的八个孩子当中他是惟一的儿子，从小养尊处优，七八岁了上下楼还得保姆抱着。然而徐荃对算盘没多大兴趣，倒是书画情有独钟，大概是从耳濡目染，在东涂西抹中找到了同龄小朋友弹溜溜般的乐趣。父亲见他喜欢，便聘请名师李醉石、赵叔孺诸先生教授书画。因崇拜董邦达遂改名徐邦达，要将黄荃、董邦达合为一人，可见少年壮志。后又入吴湖帆门下学习书画鉴赏。正所谓虎父无犬子，名师出高徒，弱冠之年的徐邦达已在书、画、鉴三方面崭露头角。就连颇善揭短的篆刻大家陈巨来都写过：他本无师自修者，十五岁时已居然甚佳矣，他用功是死临硬摹，非任何人可及，十七岁时赠余一帧著色山水园林景《安持精舍图》，至今尚存，昨检《急就》残片时，同时取出，今日重观，较之现代自诩大画家之徒，亦无多让也。

收藏书画就跟搞对象一样，第一次往往都是失败的。徐邦达也不例外，那时他年方十八，因偏爱娄东画派，于是当他看到一幅娄东领袖王原祁的作品时激动不已，在未请教任何人的情况下挥手便以20两黄金易主，当他兴致勃勃地向师友展示时，得到的却是如同上文的答案：你这件不对……就这样四五个四合院的价钱转瞬成了一张废纸。有人肯定会说，假的退呀。在这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在以前，古董字画圈考的就是眼力，有几文钱捡到国宝的，同样就有黄金变黄泥的。那时这圈子可不是三包，而是三不包：不退、不换、不搭理。买假了往床底下一扔，拿出来都丢人。用徐邦达自己的话说：20两黄金买了个赝品，教训深刻。至其晚年他也常常提起这件事以为笑谈。



徐邦达《少游词意图》